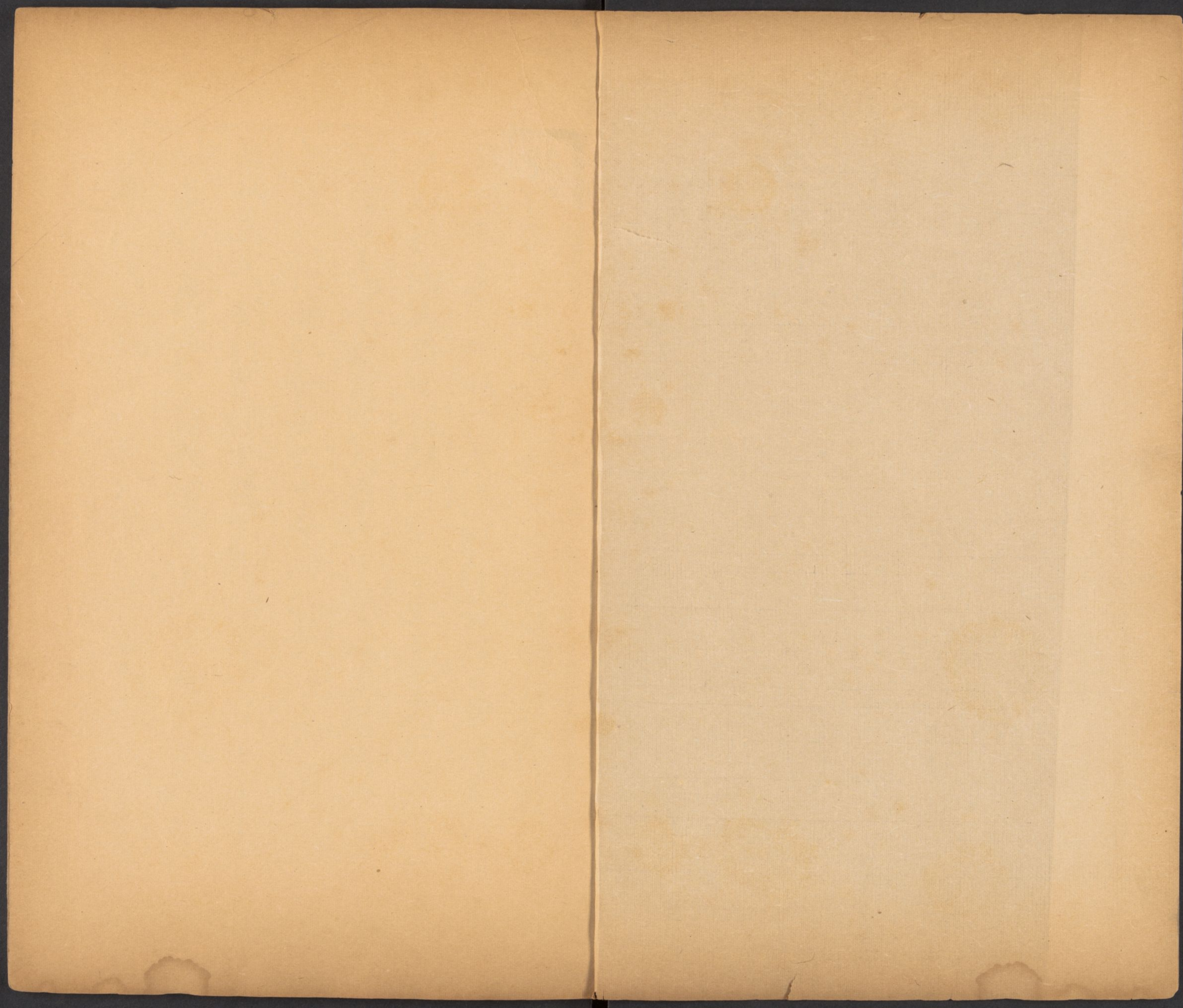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廿
之
八



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
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
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
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
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
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
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
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為豫章王時朕
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

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
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
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拓弓銀
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
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
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
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
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
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斬冲寇太

原平北卜珣率衆繼之冲攻太原不剋而歸罪於珣輒
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
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冲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
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温明微光二殿不
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
以燭繼晝中軍王彰切諫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
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
弟义子粲並與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
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

皆免冠涕泣固諫聰於是赦彰翹特等圍長安劉曜連
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
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敦默于懷城祗病卒城
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
粹皆給事中以其忠於主也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
于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於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
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
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
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為兄弟乃告敗於猗盧

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
率眾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為之鄉導猗盧率眾
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
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
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
識拔以至於此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
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
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
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

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
旦聰譙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雋等
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
遂鳩帝而誅珉雋復以賜帝劉夫人為貴人大赦境內
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鸚儀
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父
母之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莽天用剿絕其命乃眷皇
漢與民息有人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
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后妃嬪服無綺絲重逆羣臣之

請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饗萬國矣
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
以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兵疲於
外人怨於內為民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鸚儀
以臣觀之尤實非且昔太宗承高祖之業天下殷富尚
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今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
地耳戰守之備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
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
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

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
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
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
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
於先帝朱游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
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臂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
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
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
謝之易道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媿賢堂時愍帝即

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虎牙李景年等寇
長安命趙深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
曜深所敗深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
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深請輕騎
襲之曜乃承制加深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
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深夜入
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深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
餘人旦退屯逍遙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
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

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
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
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
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
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
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
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墮肉之旁俄而
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
矣聰以劉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

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
公位皆上公綠綬綬遠游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
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大將
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
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
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
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
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
封晉王食五郡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

育爲太傅任顓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
劉曜爲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
東討染染徂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
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
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鬪況於國乎染曰
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
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
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
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悛諫違謀戇而
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
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
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若無知則已若
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
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
曰蹄染不容天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
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
安假自劉琨游虜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
足以勞公神畧可留征虜將軍具丘王翼光守之公其

還也於是曜歸蒲阪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
徵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
以粲為相國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
拔樹發星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
日而死聰以其大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雨血於
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
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
為太弟者蓋以安眾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
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

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立
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
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
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
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
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
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一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回雲
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乂
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

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東
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
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
宮禁又朝賀又憂懼不和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
并免諸子之封襲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
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
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
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
淄疑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

討之聰又憚勒之共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
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
遣將軍李平師於成臯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
聰以其皇后靳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
貴嬪靳氏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
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為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
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舟大司空呼延晏尚
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為御
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為王師所敗曜曰彼

猶彊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
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
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
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
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耻也公宜
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
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
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饑甚去黃
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

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聰
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
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
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
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叙錄姦佞小人
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與而將士無錢帛
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
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二十
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

郭倚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大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奄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刃鑿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倚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

王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荅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偽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為信，然初斬準從妹為父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

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為之柰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

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蔡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伋左衛卜崇

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柰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間猶未宣露乞垂昊天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

通志八書言第一
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
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蝨賊也
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阉亡漢國之興亡未有
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
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矯弄詔旨欺誣
日月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
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四海
悲惋賢愚傷懼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
願陛下割翦凶醜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
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沈等頓首
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掃宮閣而王
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
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
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沈等忠清乃心
王室聰大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平劉易詣闕又上疏固
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慟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
而自殺北地饑甚人相食噉芡苗大軍須運糧以給麴

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礪石谷王師敗績允
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
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
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
氏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
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饑
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數屢泣言之聰不納怒
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數憂忿發
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

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
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大與豕交
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
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
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誠懼之心讌羣
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又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
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
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襯
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使蔡

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翅允自殺聰東宮四門
 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為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
 暖遂不殞殮及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
 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
 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有遮須
 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
 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
 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
 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五遺漢皇

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
 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
 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
 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
 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
 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
 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蛇虹見彌
 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
 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已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

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睿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
乎月為胡三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
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
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
趙魏曹疑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
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
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
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疑率二齊之
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

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先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
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為高帝圖楚之計無不剋
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
師將有變勅衷甲以備之又以為信然今命宮臣衷甲
以君粲馳遣告斬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
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
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
宮粲遣沉準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
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

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
言不用也於是誅又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
人皆斬準及閹豎所怨也廢又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
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氏羌叛者十
餘萬落以斬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
平陽冀雍尤甚斬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
沒千餘家東宮災門閣宮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
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聰校獵
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

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與
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
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
妻子奔之者二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
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粲及劉稚等
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
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
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
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

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稚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

勳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鑿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妣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旣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於淫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況其家婢

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
攘玉簪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
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鑿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
後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鑿等送市金紫光
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沉以杖
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鑿瞑目叱之
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斬準耳要當訴汝於
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斬準梟聲鏡形必為國患
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

養女為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兩血平
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
曰吾寢疾憊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
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
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內而葬徵
劉曜為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為太宰
劉驥為大司馬劉顛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
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斬準為大司
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

九年僞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雋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踈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旣嗣僞位尊聰后斬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斬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斬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兩血于平陽斬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

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太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斬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斬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顛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勣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斬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以

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淵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安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為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劉曜字永明劉淵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淵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淵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須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

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劔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云神劔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劔隨四時而變爲五色淵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

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於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

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斬
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
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
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
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
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死使劉雅迎母胡
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謚宣明皇太后僭
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
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

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
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微諸宗
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國
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淵配上帝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
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
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
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氏羌多歸之曜遣其車
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克曜率中外

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升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為曜所敗王連死之揚曼奔于南氐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

曜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氐羌悉從之曜揮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為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震威宋恕降於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須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

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千餘人
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
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
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
爲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
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
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
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
知死之將至陛下縱不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

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
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
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
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
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
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
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旣開
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
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

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
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
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
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
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
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
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
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
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

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
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
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
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埽壁而
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
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
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
最彊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旣降莫不歸附曜大悅
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褒贈新贈

大司徒烈愍公崔岳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中
書令曹恂爲大司空南郡公太子洗馬劉綏爲左光祿
大夫平昌公晉陽太守王忠爲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
散騎常侍仍令有司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初曜之
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櫃載送於忠忠送之
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
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
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
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雖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

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
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入
要欲濟之而況君工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
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
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
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二十五已
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
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

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
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
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
曰臣伏奉詔書將營豐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
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
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也以此
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
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
舉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突

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椁椁黃金飾之恐此功費
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
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銅三泉周
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閻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魍
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裸葬識者嘉其矯世自
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
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
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奢儉固然於前
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采信壽陵制度一依霸陵之

法封豫爲安昌子菴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省鄴水園
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
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呿酉小
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
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
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
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贍無
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
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

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
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
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
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
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
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呿者歲之次名
作呿也言歲馭作呿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
困敦歲在子之名亥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
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

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
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
願陛下夕惕以荅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
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
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
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
其志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
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
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

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彖率甲士五千遷韜等
及隴右萬餘户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
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儼為
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蕃
曜大悅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
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
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為公侯
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
且以曜為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

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

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拈署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劔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揚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旣出知上邽被圍

呵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
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没于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
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
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
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
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
以魯憑爲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
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
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阡城拔之西

州氏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
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
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
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
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休屠王石武以
桑城降曜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
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爲
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二子熙襲
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

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
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言於陝
石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
土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
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
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爲無
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
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

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
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
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
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
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
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
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
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
其塚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

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
追安頰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
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
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韃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
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
雨甚安乘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峽澗翌日尋
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
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
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驅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壯

士同心肝驕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
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驕驄竄
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柰子
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揚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
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
于長安氏羌悉下並各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
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
河列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
有斯比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

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
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
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
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
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
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
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千人及諸珍寶
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
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

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
大都護護氐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
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旣平內懷危懼奔于
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
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
史鎮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
王初斬隼之亂曜世子胤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
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
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

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
竒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為卿之冢
嫡義真曜子儉之字也聰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胤為
曜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躡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
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
固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
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緇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
冲幼懦謹恐難乎為今世之儲貳也朕欲遠追周文近
蹤光武於諸卿意何如其大傳呼延晏等皆贊以為然

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進曰昔周文以未建之前
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為聖
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
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
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賢
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
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
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
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

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
因歔歔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
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
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
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
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
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
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
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

浴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
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
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
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
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
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
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
勵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
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

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
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
率荆司之衆自崞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剋
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虎率步騎四萬
入自成臯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
流矢退保石梁虎遂塹柵列圍逼絕内外岳衆饑甚殺
馬食之虎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虎率騎三
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虎將石念于八特坂曜次于
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

卒奔潰遂歸長安虎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
并氏羌三千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
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
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
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
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
流涕歔歎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
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
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

位特進曜署劉胤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
十三爲國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
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桀爲之曜自還長安憤恚發
病至是疾瘳由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
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
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
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
貴之妾叔暄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
僞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

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暄女芳
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署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
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
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
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鳩而殺之咸和三年曜夢三人金
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
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
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允位
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

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閭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

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閭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虎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揚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

于朝歌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于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

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解使金瘡醫李求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求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

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怒擁衆數十萬

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虎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爲虎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虎棄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

而敗始劉淵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捨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閤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

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淵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劉淵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荅及淵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

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
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為
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淵曰卿若早來豈為
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
天門者恐大王勦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
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
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淵大悅在位忠寒屢
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
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

